

蘇維埃沙拉傳奇

馮進

奧利維亞沙拉(Olivier Salad)一九六〇—一九八〇年代在前蘇聯大名鼎鼎。這種沙拉不但家喻戶曉，關於它的起源還有不少神奇傳說。因為大名聽着法式，有俄羅斯人說這道菜是法國廚師發明的，也有人說是入侵法國的俄國士兵促成了此菜的誕生，更有人猜測原版用了橄欖(olive)，所以得名。



它在前蘇聯還被稱為「首都沙拉」、「肉沙拉」、「美乃茲(Mayonnaise)沙拉」等。有鑒於這道菜的普及度，俄羅斯老百姓在家時只叫它「沙拉」，無需指明食材。但公民只有在特殊的節慶場合才會烹飪奧利維亞沙拉，比如新年，復活節，十月革命紀念日等，被邀請來家一起享用這道沙拉的也得是至親好友。還有，它在飯桌上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：不光居中正坐，而且整頓大餐從前菜到甜點，一直巋然不動，不會被撤下。

這道沙拉該怎麼做，包括什麼成分，一直版本多樣，眾說紛紛。普遍共識是基本食材包括三大部分：美乃茲醬料，豌豆，葷食。最流行的版本是在沙拉中加入煮熟的香腸或牛肉，雞肉被認為等而下之，而加龍蝦、魚等海鮮則會被嫌太古怪。其他成分還可包括胡蘿蔔，土豆，洋葱，煮熟的雞蛋，甚至番茄、酸黃瓜。所有食材都要煮熟，切為細絲或塊丁，然後加醬料拌勻。

奧利維亞沙拉在前蘇聯烹飪中的地位無可取代，在國外也名傳遐邇，不過外國人多半叫它「俄羅斯沙拉」。對當時的民衆，這是一道「奢侈」菜餚。上世紀中期的蘇聯物質匱乏，肉食不易獲得，老百姓只有過節或剛拿到工資時才負擔得起沙拉中的「紅肉」。照說豌豆與胡蘿蔔、洋葱、土豆等都是苦寒的蘇維埃大地上少數能存活的蔬菜，但人們還得把單位發的豌豆罐頭儲存起來，才能在節慶場合炮製沙拉。至於美乃茲醬，內行說，分量要恰到好處，能把所有食材「捆綁」在一起，但不要讓食客感覺食材浸泡其中。也就是說，整道沙拉的口感應該是「扎實」而不「爛熟」。但有的人家沒法買到美乃茲醬，不得不改用優酪乳油作為調味品。

奧利維亞沙拉為什麼深受前蘇聯人民的追捧？一是物以稀為貴。日常餐桌上難覓芳蹤，節假日才偶一露面，讓這道沙拉獲得重要的象徵意義。蘇聯一般的節慶宴席都以這道沙拉開席，再有更多的美味佳餚接二連三上桌。所以它彷彿是一道門檻，引導食客進入美食世界，擁有獨特的儀式性意義。二來，它葷素搭配，富含營養。加入香腸、酸黃瓜、優酪乳油之後，符合俄羅斯料理「鹹、酸」的口味。三來，這道菜一上桌，扎實頂饒，足以讓喝酒、吃菜的食客食量大減，面對接下來更多、更貴的菜式就不會那麼狼吞虎嚥了。在經濟拮据，家庭主婦必須精打細算的前蘇聯，此菜上桌後，熱菜就可姍姍來遲，甚至不用露面了。

以上是俄羅斯人類學家安娜庫什科娃(Anna Kushikova)經過多年研究，多次訪談後，在論文《飯桌中央》(At the Center of the Table)中得出的結論。閱讀一過，我初次接觸俄羅斯菜式的諸多疑問都獲得了解答。比如，為什麼飯桌上不見熱菜，只有酸黃瓜、沙拉之類一道一道上桌？再如，為什麼菜餚中有那麼多醃製的泡菜(黃瓜、捲心菜等)。還有，俄羅斯人為什麼酷愛甜食？

外人看來俄羅斯的日常菜餚乏善足陳，因為那裏大部分地區氣候酷寒，加上長期實行計劃經濟，生產力低，食材匱乏。人民得用醃製、熏烤、罐裝等方式保存食品。用沙拉、麵包餵飽肚子是為節約消費。既然主菜的口味偏鹹、酸，甜食既能補充糖分，也可補足主餐不足的脂肪，在嚴寒天氣中十分合適。

奧利維亞沙拉聽來像過去民生艱苦的中國北方的料理，與長江以南菜式講求清淡、精細、新鮮，前菜務必量小、開胃的原則截然不同。



盧溝橋事變爆發後，日軍鐵騎踏破華北，《大公報》天津版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被迫停刊，編輯部遷至武漢。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，編輯部同仁選擇「九一八」紀念日，在武漢出版了第一期《大公報》，並特別開闢了名為《戰線》的副刊。「戰線」之名，是主編張季鸞所定，他嘗言：「時代變了，一切在戰時，我們的副刊也應該隨着時代變，再不能刊載一些風花雪月與時代無關的東西，每篇文章必須是戰鬥的，合乎時代意識。」主持《戰線》的陳紀濤在創刊號《我們的信念和態度》裏也說得明白：「在今天，在我們這個滿地塗上了血腥的中國，在一切都處於非常時期的環境下」，「我們的文藝不應該隨着敵人的炮火而毀滅」，作家們不可再「以特殊階級自居而賣弄風雅」，更不應「躲在亭子間只寫些丟開時代，憑着天才幻想寫出來的不關痛癢的文藝作品」，而是應該振筆奮進，用之「擊破患「色盲」症者的迷夢，而且更進一步使每個戰鬥員加強反抗侵略的勇氣」。



前陣子看過《天賦的禮物》和《摔跤吧，爸爸》兩部電影，愈發覺得要做一名好爸爸，實是需要付出諸多心力的事情。在人們慣常的印象中，嚴父與慈母的形象經常出現，爸爸總是內斂的，表達喜悅或悲傷的感情時也每每是克制的。可我覺得，父親若能偶爾地收起他們的嚴肅甚至嚴厲，大方送給子女一個擁抱或一個吻，該是多甜蜜又惹人嚮往的事情呢。

在畫家杜米埃(Honore Daumier, 一八〇八—一八七九)的作品中，我便見到父親的一個吻。活躍在十九世紀的法國人杜米埃是出名的諷喻畫家，他筆下常常出現的，要麼是貪婪的政客，要麼是好獍的商人，畫中人的五官與表情總是誇張甚至扭曲的，透露出十分強烈的諷刺與嘲笑意味。而在這幅描摹父親與兒子親密關係的作品《吻》中，畫家竟完全收起了自己樂意嘲諷的脾性，將父子之間的親密與依戀描摹得感人至深。

在這個重聚的場景中，歸家的父親迫不及待地一把抱起兒子，親吻他的小臉，站在一旁的，應是小男孩的姐姐，雙手舉起來，從背後托住弟弟。小姐姐雙臂張開的肢體動作與父親的俯身環抱兩相呼應，為畫面增添了一重和諧又溫馨的氛圍。這幅畫創作於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間，當時的杜米埃正在嘗試新技法，試圖從寫實主義的框架中跳脫出來，尋找一種介乎抽象與具象之間的筆法，這也啟發了後來一衆印象派畫家的創作。

在這幅《吻》中，我們看不真切畫中人的表情和他們衣飾的細節，卻足以透過人物的姿態與畫面的設色，感受到畫中的溫暖人情。父親經歷了一天的辛苦勞作，終於得以歸家享受天倫之樂，這對於任何語境與文化背景中的觀者而言，都是足以咀嚼良久的場景。

美國畫家霍默(Winslow Homer, 一八三六—一九一〇)同樣有一幅描摹父親歸家的畫作，卻並不明言，而是用了暗示的筆法。這幅作品雖然名為《父親回來了》，畫中

《戰線》副刊與朗誦詩潮

馬兵
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武漢失守後，《大公報》又遷至重慶出報，《戰線》副刊也一直刊行，直到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停刊，六年間共刊行九百九十六期，忠實地記錄下一個時代人們的歌哭與勇毅，也彰顯了《大公報》同仁的民族氣節和正義之良知。而且，《戰線》通過策劃詩歌紀念特刊、專刊，組織「西北作者筆會」等活動，培育了一大批文學新人，像其時還是學生的穆旦就在《戰線》上發表過不少作品。

尤其值得銘記的是，正是以《戰線》為策源地，以《戰線》的詩人隊伍為主體，在大後方全民抗戰的氛圍下形成了一個朗誦詩的熱潮，為中國現代詩歌史貢獻了朗誦詩這一特別的詩體形式。朗誦詩使得詩歌重新成為「聽覺藝術」，也使得詩歌可以「更普遍地，更有效地發揮其武器性，而服務於抗戰」。《戰線》推出的朗誦詩人主要有高蘭、光未然、蔣蔣金、宇飛、彭慧等，他們中公認成就最高的是高蘭。

高蘭是黑龍江瑗瑀人，曾在北平義勇軍指揮部工作，抗戰全面爆發後，輾轉後方。他本名郭德浩，一次在寫作時，凝視牆壁上高爾基

與羅曼·羅蘭的合影，而有了「高蘭」的筆名。作為較早從關外流亡關內的愛國青年，高蘭對故土的赤誠甚於常人，而國危家亡之痛也更為深切，他的代表作有《吊天照應》、《給姑娘們》、《就在這一九三八》、《送別難童》、《咱們，立下最後的誓言》、《這不是咱們的樂園》、《我的家在黑龍江》和《哭亡女蘇菲》等，其中後兩首被朗誦次數最多，也傳播最廣。在前一首詩中，他飽含深情地回顧黑龍江開江的壯美：「到清明時節才能開江，／江裏的冰，／一塊一塊，／像白玉的床，／像大理石的塑像，／晝夜不停地流，／晝夜不停地響，／那是塞外春風裏的偉大歌唱」；在後一首詩中，他哀戚地痛悼夭亡的幼女：「孩子啊！／我曾一度翻着箱篋，／你的遺物還都好好的放起；／藍色的書包，／紅色的裙子，／一迭香煙裏的畫片，還有……／孩子！你所珍藏的一塊小綠玻璃！／我低喚着蘇菲！蘇菲！／我就伏在箱子上放聲大哭了！／醒來夜已三更，月在天西，／寒風陣陣傳來／孤苦的老更人遙遠的嘆息！」其詩意悲傷激切而又婉轉關情，尤其對細節記憶的提煉總能打動聽者心懷。

畫中父愛

李夢



▲杜米埃畫作《吻》

作者供圖



▲倫勃朗畫作《浪子回頭》

作者供圖

卻並未出現父親的形象，只有一位母親與兩個孩子在岸邊等候的場景。小男孩坐在高處，望向大海，雖說背對觀者，以至於我們看不清楚他的神情，但已然能想到他喜悅並期盼的樣子。

霍默與杜米埃的畫作中，呈現的均是父親與子女相見甚歡的景象，而在荷蘭畫家倫勃朗(Rembrandt van Rijn, 一六〇六—一六六九)那幅有名的《浪子回頭》中，父親與兒子重聚的情形則顯得更深沉且更多蘊藉。

《浪子回頭》屬倫勃朗晚年作品，那時的畫家早已不像早年那般志得意滿，而是處在妻離子散、潦倒困窘的狀態中。因此，他晚年創作的作品大多用色晦暗，筆觸間讀得出悲憫與哀愁的味道。《浪子回頭》延續了倫勃朗對於宗教題材的熟稔，以《聖經》中一則關於浪子的寓言故事為藍本創作而成。在《路加福音》中，不孝子離家，將父親的錢財揮霍大半後，心生悔意，念及家中好，遂衣衫襤褸地回鄉，跪在父親面前懺悔，稱「從今以後，我不配作你的兒子」。這父親

年邁，幾近失明，已看不清兒子的模樣，只好用一雙手摩挲兒子的後背，還吩咐身邊人給他衣服與肉食。而隱藏在畫幅背景處的三位旁觀者據說是老人的三個大兒子，對小兄弟的歸來無動於衷，反倒怪溺愛兒子的父親太過偏心。

不過，畫家描述的重點不在旁人，而只在這懺悔的兒子與迎接他的父親上，只在這偉大的父愛上。倫勃朗用光暗對照法，突出父親與小兒子的形象，而且他對於父親神情的描繪，平和的，又摻雜些喜悅與哀傷，真真引人動容。

晚年的倫勃朗雖經歷世事磨折，卻創作出一生中最偉大的幾件作品，包括他的一幅自畫像、《猶大新娘》以及這幅《浪子回頭》。這些晚期作品不論內容及筆法俱深沉，像是看盡世間繁華後的自省與自問，充滿悲憫與沉靜的意味。《浪子回頭》乍看起來，是講述聖經中父親與兒子之間寬恕與原諒的故事，其實細想之下，似也是閱盡世事的畫家本人，渴望向上帝懺悔、與運命和解的自白。

廣場舞江湖

劉淑萍



到社區廣場看跳舞，兩邊跳「最炫民族風」，北邊跳「小蘋果」，都是那麼地忘情和投入。圍觀者A說：廣場舞搞派系鬥爭啥意思？B調侃說，舞林爭霸嘛！如果合到一起，誰是老大？誰服誰？C說，那攤子聽說每人得交五十元，器材費電費培訓費什麼的。這邊的只交三十元。B說，這攤人還是跳得好些，你看領舞的李老師，那動作特規範，一招一式就活像過專業訓練。

聽人說，李老師能歌善舞，她曾是單位業餘文藝活動骨幹，退休後在歷屆市廣場舞大賽中，她帶領的隊伍一直活躍在前沿陣地，多次獲取名次。企業女工退休早，剛回家那會兒她還年輕，早晚在廣場一角不顯山不露水地輕歌曼舞，慢慢地有大媽們圍觀，繼而跟跳，很快便形成了氣候，李老師當之無愧地成為領舞者、頂樑柱。對她來說，廣場舞是放飛理想，追逐夢想的精神場地。

那天，我像木頭一樣站在周邊，看大媽們踩着沸騰的舞步不停轉圈。這時，我看到了鄰居王大媽，六十多歲的人竟像少女一樣跳得滿面紅光。她一把拉住我說，來，我教你，這是慢三。我說，不行，我老了，跳不動。她卻說，行，你能行的，比你老的人多的是！

我就這樣跟着她「下了水」，一會便大汗淋漓，但心情舒暢。以後我便每晚出來跳一會。

與大媽們熟悉後，聽到了一些八卦，如誰誰相好，誰誰不和，如跳舞搶地盤，如擾民被罵「老不死」，還有王大媽和李老師的明爭暗鬥……

王大媽從農村來，她兒子在城市工作得不錯，而且還很孝順，一定要接老兩口來城市安家享福，王大媽開始不習慣一天到晚無所事事，後來跟着別人跳舞，一跳就會。文化不高的她竟然能上網看視頻學舞蹈，這讓大媽們佩服不已。雖說從農村來，可她曾任村婦女主任，跳舞的熱情和興致特高。看到如此瀟灑愜意跳舞的王大媽，人們想像不到她是一個安了三個心臟支架的病人。

王大媽身邊總是聚集着一大幫女人，有一陣子李老師去親戚不在家，王大媽便取而代之成了領隊。她在廣場開着自費購買的大錄放映機，給女人們教舞，一邊示範一邊喊：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……」，大有「農村包圍城市」之勢，真正的領隊李老師卻「曲高和寡」、「高處不勝寒」。

王大媽雖擁有很好的人緣，但也有人不非議，說她動作不優美，說她唱歌走調……但也有人說，管她優美不優美，走調不走調，開心就好。有幾天我未見到她，一問原來受氣生病了。我問受什麼氣？張三說，領隊李老師通知她到後面去跳；李四說有幾個「南邊」的人不願交五十元錢跑來「北邊」，她擅自接受了；王五說，圈子裏有人嫌她人不分檔次貴賤個個都帶，讓整個隊伍水準下降，還有人惡毒地說，簡直是群魔亂舞……

原本「鶴立雞群」的李老師被人冷落，而王大媽跳舞本技雖不出色，但她仗義豁達，功夫在舞外。這讓我想起某人名言：人生事業的成功百分之八十取決於其人格魅力和領導能力。後來李老師覺得自己讓王大媽去後面跳也的確傷了她的自尊心，她便道歉，還主動去王大媽家中看她。兩人似乎前嫌盡釋，但暗地裏卻仍較着勁。

王大媽後來還是出來了，因為她生病，女人們三五成群地買禮物前往看望，仍然「擁戴」她為頭，教大家跳舞，她盛情難卻，再說一些時日沒出來她早憋壞了。

後來我沒再去跳，一來沒空扎堆聊天，二來不久搬家離開了原社區，但我常常懷念那些跳舞的日子，聽到音樂就撩起我參與的欲望：「我在仰望，月亮之上，有多少夢想在自由地飛翔……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蒼茫的路上。」

廣場舞，青春的輓歌，集體的懷舊，生命的抗爭，社會的縮影。

懷念父親

鄭學富



父親是在一個春天離開我們的，至今已二十年了。二十年來，我時常在夢中見到他，特別是每到節日倍感思念。父親節到了，兒子想問候您老人家：天堂上的父親，您好嗎？

一九八二年，我由邳州老家轉到相鄰的棗莊二中複讀，通過一年的努力，我考上了一所中專學校，三年畢業後國家包分配，那就意味著端上了「金飯碗」。特別是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學生，更進一步跳龍門，從此不要面朝黃土背朝天了，我改變了祖祖輩輩玩土坷垃的命運。儘管我自己感覺不是大躍進，因為我是學文科的，結果被一所理科中專調劑錄取了。但是家裏卻是喜氣洋洋的，特別是我父親，看得出來是很高興的。父親對我說：「你現在在外上學了，得穿的體面些，我帶你去城裏買雙皮鞋和手錶嗎。」我看着父親慈祥的目光，就跟着他步行去城裏。父

親帶我到了城裏最大的一家商店，也就有十幾間瓦房，號稱「大店」。父親說：「你看中一雙，試試合腳嗎？」於是我拿出一雙，試了試，說就要這雙嗎。於是父親從腰裏掏出一個用手絹包着的「錢包」，一層一層地打開拿出錢付了。之後又帶我到手表櫃買了一塊「上海牌」手表。當時我也不知道這兩樣東西值多少錢，反正我是第一次穿皮鞋、戴手表。現在想起來，當時一雙皮鞋和一塊手表，得賣多少青菜和豬崽啊？埋怨自己當時多不懂事呵，這件事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裏。

開學的時候，天下起了小雨，父親背着用塑膠布包着的行李，把我送到縣城裏的汽車站。我踏上了開往學校的客車，當我隔着車窗向外看時，父親那微微有些佝僂的身影站在濛濛細雨中向我注視着，望着父親那飽經風霜、刻滿皺紋的臉，我淚眼婆娑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我兄弟姊妹六個也都成家立業了，可是父親卻老了。就在兒孫滿堂，該享福的時候，父親被發現患有食

道癌，經診斷後做了手術。手術後狀況良好，可是有一次他騎三輪車摔倒，從此身體每況愈下。手術一年後，癌細胞已經擴散，後來吃飯越來越少。到春節後，就躺在床上起不來了。聽別人說食道癌患者非常痛苦，因為食道長滿了腫瘤，肚裏邊餓卻吃不下飯，並且疼痛難忍。可是，我在父親身上卻沒有發現異常的痛苦，可能是他強忍痛苦，不表現出來吧。到最後幾天，只能打杜冷丁止痛。可是父親仍然強忍疼痛，一般情況下不要求打，實在堅持不下去了才打一針。就在他臨終的前一天，可能是食道乾渴燒灼的原因，他說：「如果能有西瓜吃就好受了。」當時正值早春季節，農貿市場上沒有賣西瓜的。當時他說這句話時，我們也都沒在意，沒幾天父親就去世了。後來，每想到這件事時，妻子說：「那天該想法買到西瓜的。」聽後我也後悔萬分，父親辛辛苦苦一輩子，最後想吃塊西瓜都沒有實現，我這做兒子的確實愧對父親，我會一輩子懷有愧疚之心的。